

通志彙經解

0512
1411
275



門 12
第 卷



論語卷第八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聲

陳謂軍師行平聲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
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或問史記又曰明日與夫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
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卒衛國

論語題卷八

通志堂



大亂俎豆之對其言遠哉。黃氏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夾谷之會以兵加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伐之而費又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爾然以俎豆啓之，夫子之拳拳於衛也可知矣。○陳用之曰：古者射御之事寓於禮，干戚之事寓於樂，君子之學禮樂也，軍旅之事未聞不在其中。○饒氏曰：當夫子去國，勢家在衛，所以雖適他國，又復反衛，觀子思之母嫁於衛可知。○通曰：未之學也，答之甚恭，遜明日遂行去之，甚果決。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從去聲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齊氏曰：孟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考春秋即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

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其間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

見賢遍反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之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

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

學者宜深味之。

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

是怨人悔是自悔。○通曰：無所顧慮者，決於事理之當然，而不知有利害也。無所怨悔者，安乎天理之自然而不見有憂患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

發之。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通曰：集註於曾子曰：

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真積力久以行言，積學功至以知言。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也，亦字是從曾

子說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
 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
 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
 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之德輔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解見中庸尹氏曰孔子之於
 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諭之曰唯
 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

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

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語錄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為

聖却在博學而多識而在一以貫之今人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通曰集註於彼引程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則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字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汎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則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況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集註引尹氏之說謂子貢之於曾子學有淺深末又謂顏曾以下諸子之學與子貢又自有淺深竊意曾子之一唯即信夫子之言而無疑子貢始於夫子之言方信而忽疑及聞一貫之說不復致問亦信之無疑矣顏曾以下天資之敏無如子貢學問之進亦無如子貢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慍見發也

蔡氏曰按夫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則慍見子貢則

勸夫子少貶惟顏子則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害不容然後見君子此與由賜之見異矣故夫子既告子路以固窮之說而言未竟復呼子貢告以一貫之說謂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歎我只有箇一自然都貫了所以釋其少貶之疑又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己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慍見之惑也○饒氏曰夫子不曰知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

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

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同一節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此是舜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為文王乎相似○通曰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所以集註釋此章無為首曰德盛而民化未亦曰敬德之容非可以偽為敬之德積於中所以敬之容自見於外恭己無為人但見其外之容固莫得以測其中之德也苟無舜之敬則無舜之德則無舜之治若是而曰無為老子之無為非舜之無為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荅早

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

語錄篤者有重厚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恐有拘迫之患○通曰篤敬二字朱子以

為篤於敬饒氏以為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

蠻南蠻貊北狄

二千五百家為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見曲禮言

與我相參也衡軛音厄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

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之而不可得然

後一言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鄭舜舉曰子張務外者也故問于祿問行皆以言行告之忠信篤敬視寡尤寡悔深淺不侔子張之學進矣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鞭

辟音壁

近裏著己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

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只

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音壯便渾化却與天地

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通曰程子之說本不為釋

此章而設集註引之以其於為己之學甚切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鮒音秋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

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

家語

陳用之曰書九德之行直而溫詩雅之音直而不倨仲山甫之德直而柔衛武子之德直而和然後全中和之德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見襄

公十四年○揚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

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

不可得也

語錄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如蘧伯玉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則成德之名○通曰集註以為伯玉

之出處合於聖人之道者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聖人能之伯玉可卷而懷則亦近於舍之則藏者矣揚氏以為史魚雖欲卷而懷之不可

而知伯玉之可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之言

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午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

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

心安而德全矣

語錄謂殺身成仁而不曰義何也仁義體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

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謂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程子曰實

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

人有捐軀墮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

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

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語錄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說必記錄有誤若有那實理人雖是見得恁地確定便是實

見○永嘉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悔恨處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鄭舜舉曰志士不以死生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或未免於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子貢問為仁子曰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

黃氏曰賢以事言以大夫言賢者見於有為者也仁以德言以士言仁者見於修身者也

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見家語故以是告之欲其

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

通曰有所嚴憚則有以厲其為仁之志有所切磋則有以作其為仁之功

○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語錄

總論二章之言顏子之問有二一則問仁一則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

語錄此是邵子自極經世中說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開一萬

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邵子於寅上始計一開物字蓋初開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在其中初落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如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地有天地交感方生物出來故斗柄建此

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

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或問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此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為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四時五行皆不得其中正孔子所以論考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語錄所謂行夏時者非以建寅為正然謂之夏時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告民事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為無差故曰行夏之時。饒氏曰行守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是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通曰集註謂歲月自當以人為紀者堯之曆不曰時而曰人時曆為人而作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為號門曰路門寢門曰路寢車曰路車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左氏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鷩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註曰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注曰金玉象以飾諸末革輅鞅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通曰商尚質則亦有過於質者商之輅得乎質之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

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熊氏曰周禮春官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衾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緇冕祭群小祀則玄冕注曰天子冕服十二章衾冕卷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鷩冕雉謂華蟲也衣三章裳四章凡七章毳冕畫虎雖謂宗彝也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緇刺粉米無畫也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玄者衣無文刺黻而已凡冕皆玄衣纁裳。二通曰周尚

文則有過於文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

危也

葉少蘊曰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猶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佞人之能亂禮樂如此。二通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

辨給在口其佞也人猶易知卑諂在心其佞也人所難測此所謂巧言令色孔子者也可不畏哉程子曰問政多矣

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

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

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

皆可考也

通曰須看斟酌二字以三代正朔斟酌之不如夏之時得其正略至周而過侈斟酌之不如從殷為得其中冕自黃帝已有之

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夫子始舉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

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

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此又

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

喪

去聲其所守故放遠

之

輔氏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治

道保於人才佞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辨給能變化是非以移奪人之心志喪其所守故屏絕之。饒氏曰法外意者言意在法之表意所以立此法所以用此

法亦所以守此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即此意也。○通曰此所謂法對酌先王之禮而行之其法猶未盡於此也此所謂法外意者自古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道莫切於此矣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

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饒氏曰諸侯于王制者則誅之所以尊周也春秋書

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為春此是夫子微意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則人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當對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馮氏

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張氏曰易於履霜則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預憂矣。○通曰也有遠近時有遠近所謂遠慮者不可因循於目前不可苟且於一時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也通曰前章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歎其不可得而見此則加之已矣乎嘆其終不可得而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竊位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外則稱其文臧

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重也。饒氏曰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證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己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通曰文仲知柳下惠之賢於己即知己之不稱其位矣知之而不與之並立得無自有愧於心乎文仲據非所當據之位猶盜者得非所當得之貨也竊之一字春秋之法嚴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

怨之。語錄厚是自責得重責己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少時性褻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通曰夫子告仲弓嘗以無怨為怨之效此言己不自怨而待人以怨是所寡怨之道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

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通曰

熟思之於未行之先審處之於將行之際事必不至於妄行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或問慧之為言固明智之稱特所謂小慧者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也。言不及

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

孰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胡氏曰言不

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馮氏曰言不及義則以利相尚好行小慧則以智相愚。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語錄義是就事上說是制

事先決其當否了行是大綱行其間節文次第須要皆具出則始自此出去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遜以出之則亦不可如人尊卑之分須要遜他然遜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是不能遜信是朴實頭做無信則義禮遜皆是偽又曰是終始誠實此一事非是遜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坏朴子君子以義作箇坏朴却以禮來文這義擺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

易其當然之則○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榦然禮行此孫

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

以成之語錄只是一箇義善 其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

直內也不知義之所由 氏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

敬又義之質推而上之也 永嘉 氏曰 敬為主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

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各 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

體而三者為用矣 通曰義不可以為遜行之小之在禮孫義不可以為成

之在信然非禮孫之後又加以信也實合乎禮與遜則實合乎義矣 程子引

易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此所謂禮與遜即易所謂敬也此言義為制事

之本必有恭敬之心然後可以行吾義易言敬為立心之本必有制事之義

後可以達吾敬義 夾持之功固如此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子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

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

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

長而無述孔子責之四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

學者亦可以勉矣 馮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 饒氏曰此意不

言生前而言沒世何也蓋棺萬事定生前或可干譽求名如道古今而舉盛德

者沒後却粧點不得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是真

有名矣大學之沒

世不忘亦此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及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或問

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學者。○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通曰：無能可求，其為能也。沒世而名不稱，不可求其為名也。故君子反求諸己而已。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

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語錄矜是有把捉底意，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通曰：莊以持己，易

至絕物。君子愈莊而愈無乖戾，和以處眾易至徇物。君子愈和而愈無阿比。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三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

通曰：以己及物，物之施易窮，推己之

心以及物，心體本無窮，而心之施亦無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又曰：聖學之要在「一仁」字，行仁之要在「一恕」字。

○尹氏曰：學貴

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

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

亦宜乎。

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於事上學得多，欲知博中之約，故發此問。○馮氏曰：曾子兼言體用，故曰忠恕。子貢問用而不

及體，故曰恕而已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譽平聲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
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
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去聲
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或問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光明正大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故人之善惡稱之未有過其實者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曰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為輕功疑為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若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胡氏曰毀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是也譽云過其實孟子所謂聲聞過情是也皆失其善善惡惡之正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之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
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
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
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錄語

所以字本虛然意味乃在此○或問班固漢書贊引此文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亦為相得其文意者○通曰毀譽非無心之公論直道乃本心之天理三代之民此心此理今日之民即此心此理毀譽之私曲足以勝天理之公哉朱子曰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與三代之民皆然是必有所以然者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

夫扶夫音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

上解葉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少同文不知則闕聲角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夫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鴟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坐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通曰史闕文猶不挾己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挾己所有以自私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語錄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通曰亂

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為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眾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皆以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是眾好必察處○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辭非謂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眾惡必察處○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辭非謂眾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以詳審爾○通曰仁者之好惡無私心而當於理眾人之好惡未必皆當於理而皆無私也故集註曰不察則或蔽於私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

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

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

也。語錄問張子如此說孟子集註却謂盡其心者必其能知性者也知性是物格之事盡心是知至之事如何曰心與性只一般知與盡不同所謂知便是

心了。○饒氏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道則際天蟠地何待人弘又曰四端甚微擴而充之則不可勝用此之謂人能弘道。○四如黃氏曰

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

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

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

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要推出去方是弘。○通曰人者道之所寄故外無道

道者人之所以為人故道外無人然均是人也。○通曰人者道之所寄故外能大其道非道能大其人也

小人者道本大人自小之爾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

及改矣。通曰不改則其過遂成石過本是无心失理不改遂成有心悖理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

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

爾。語錄思是願要去做學者依這本子去做。○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感恚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

無益以思而不學則無益爾。○饒氏曰夫子不曾教人莫思只要學了方思所以中庸慎思在博學審問之後。○通曰說命惟學遜志一句六經言學所從始

非特取卑遜之義不陵節而施之謂遜蓋勉勉而循循其學有自得之益勞心以必求徒思而未必有得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

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餒奴罪反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邨其末豈

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語錄上句說君子謀道不謀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錯

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謀以事言憂以心言。通曰憂之深然後謀之熟。凡學而謀食者只為貧富一關打不透爾果不真憂貧自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聲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

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

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

之下句放此

語錄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位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所謂教惰而辟之類。問到仁便是極了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

節文

語錄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

○愚謂學

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不

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

固有生成底然亦不可專主氣質蓋亦有學底。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

故夫子歷言之使

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通曰仁者心德

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泄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大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語錄論此章當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泄之動之所以養吾仁○或問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泄禮動為政之事也然為學之事雖未及乎為政至於接物處家之際亦非莊泄禮動不能為也為政者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識之明而持守之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鏡氏曰君子於小事上一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一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人或問君子才全德備

何為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亦有等降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為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通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以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集註謂君子才德足以任重而小人器量淺狹者材之所成為器德之所充為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才與德俱大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也況水火或有所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或問所謂不讓者猶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為仁之語然上章為凡民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於為者發各有所當云爾○馮氏曰禮之所當遜者莫如師師已所傳道者也而當為仁之時必待師而為之則有不及事者矣且以赤子匍匐將入井觀之亟往救之可也雖師在前亦不暇讓師以明當仁之在前必為而無遜也○通曰當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己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讓於孔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語錄貞者見得道理是如此便只任

地做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覺軒蔡氏曰諒有二訓有止訓信者友諒是也亦有為必信者此諒是也諒似乎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馮氏曰歷萬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通曰貞訓正而固諒有固之意而無正之義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

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集註釋後獲之後謂不計其效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

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之意

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

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

有求祿之心也

張氏曰然則不為貧而仕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鄉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而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纔任其事而即有得祿之心繼

之也若曰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學者所當深察也。通曰此章當與前章不謀食通看為食而謀道其謀也非真為食而後敬其事其敬也非純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

矣

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洪氏曰聖人在中國夷狄皆可教也聖人在下君子小人皆可教也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吳氏曰其類雖殊其本則一有教無類天地之仁。通曰人無不善之性聖人無不教之人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聲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異

馬氏曰道所行也所行不同如衛之謀南適燕之謀北也函矢所謀有復勿不傷之殊君子小人所謀有道食之異豈能相為之謀哉。通曰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不同君子固不能為小人謀小人固不能為君子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黃氏曰此為學者善工言辭者設然其曰達而已矣則非通於理者亦不能達也。胡氏曰富者欲其瞻麗者欲其華皆徒言之辭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通反

師樂師瞽者

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鍾笙簧皆曰師。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尊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冕名胡氏曰如春秋傳所記師箴師慧之類

再言某在斯歷舉在坐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聲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吳氏曰論語中子張之問比諸弟子為多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聲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

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

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

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

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胡氏曰瞽必有相荀子所謂猶瞽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必作過必趨哀矜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代相者告之使其有相必不如是

屑屑然矣。葉氏曰哀其疾所以盡仁不易其疾所以盡敬。馮氏曰使瞽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與師言之道如此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凡十四章馮氏曰上篇首衛靈

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也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也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趙氏曰春秋傳云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大山南武陽縣

之東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見賢通反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

栢子林

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趙氏

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

冉求為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

東蒙山名

馮氏曰蒙山在蒙陰縣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又東蒙也蔡州蔡蒙底平西蒙也○洪氏曰魯頌云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謂顓臾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

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

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尚

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

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

則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去聲不易之定體

而一言之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輔氏曰不可伐而伐之則不仁不必伐而而伐之則不智非所當伐而伐之則悖禮犯義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孔子非之故歸咎於季

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瞽者之相也言三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兕徐履反柙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言在柙而逸在櫝而毀典

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

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馮氏曰子稱二子為具臣以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

夫音扶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亦

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為季氏之邑而子孫者為季氏子孫謀也豈復

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之為司寇也使仲由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也故孔子獨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觀此章求專以費言孔子兼以魯言可見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

欲之謂貪其利

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欲字發明切責之矣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

去聲安謂上下相

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

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

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

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或問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不均則臣

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眾少矣憂貧而求眾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則雖欲無傾覆之患其可得哉在當時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鄭氏曰有國家者不患民之寡患亡上下之分而至於不均不患財之乏而患在失上下之心而至於不安也均則民志定則不貧和則民志一一則不寡不貧不寡則安矣安則不傾○梅巖胡氏曰安無傾一語專藥後世必為子孫憂之慮蓋既均既和則城完翻為固國之助費近翻為鄰睦之助其所謂憂者正是得力處○馮氏曰夫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之稱名者謹其事正其辭也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

勤兵於遠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併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

干盾也戈戟也蕭牆屏

音丙也

馮氏曰蕭蕭也臣之見君至屏而加肅故曰蕭牆

言不

均不和內變將作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

氏王氏曰夫子知異時為魯與季氏之患者不在顓臾而在費也故曰蕭

費而顓臾謝氏曰當是時三家疆公室弱冉求又欲伐

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

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

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

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馮氏曰

聖門紀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吳

世數不過如此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

樂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君討禮樂征伐之權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

出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矣。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

僭起禮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俱定禮亂則

便不和不和則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則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輔氏曰此因上面天下有道諸侯既不變禮樂專征伐

則大夫亦豈得而專政哉。馮氏曰諸侯雖不得專禮

樂征伐然得專

一國之政也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天下無私議非指

其廉反

其口使不敢言也

馮氏曰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蓋公議之於上非私議之於下也政有得失則庶人謗於道使得羣議則上失其道矣

○此章通論

天下之勢

通曰先儒以為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

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

魯自文公薨

呼肱反

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

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

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

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

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

大夫宜大夫之強也而二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

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

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饒氏曰此章大意正接上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馮氏曰昭公之亂樂

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公喪政四公矣以此知當時智者已有此論子故述之夫祿去公室五世則政逮於大夫四世可知大夫五世希不失則

三桓子孫之微可知言三桓子孫而不言陪臣然三桓子孫之微則陪臣之張可知矣一言而世變之終始隱然於言辭之表然後知夫子之善為言也○洪

氏曰前言十世五世者理也今言五世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

胡氏

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諒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故可聞過而進於誠明也言聞過則真有所聞言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諒與多聞未足以進於誠明而誠明可由是而入也便習熟也胡氏曰便順適也字書云安也順適且安故云習熟也便

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

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

或問便辟則無真善之誠善柔則無固守之節便佞則無貫通之實。胡氏曰便辟書註以為足恭是也。尹氏曰自天子

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

可不謹哉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二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洛

驕樂宴樂之樂音洛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

胡氏曰禮樂皆有自然之節因其節而別之也。饒氏曰禮減而進

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一分過不得一分不及不得節是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吳氏曰禮勝離樂

勝流節之使不過也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

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

氏曰君子之於好樂

並去聲

可不謹哉

饒氏曰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

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為樂而荒淫耳。○覺軒

蔡氏曰三友者損益之資於外也三樂者損益之發於中也然三友之損益與三樂之損益又未嘗不相關。○通曰三友之益以直為先蓋損者之三友皆不

直者為之也三樂之益以節禮樂為先蓋損者之三樂皆不節者為之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齊氏曰噪則揚已隱則匿情瞽則不

審其可皆非敬長之道○通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瞽者冥然而不知所謂中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馮氏曰人血

者氣血血稟於陰行於脉之內而為營氣稟於陽行於脉之外而為衛得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

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

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

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

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

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饒氏曰鬼者氣之靈鬼者血之靈心是鬼鬼之合二氣屬天血屬地心屬人

人人者天地之心便是血氣之本能持其志則血氣皆聽命於心不能持其志則心反聽命於血氣○張氏曰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而三白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深戒也○通曰少而好色是知本之不可伐而自絕其命也壯而好鬪是知力之不足恃而自危其身也老而好得是知富之不可求而自墮其行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

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之重可以

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

不畏之矣語錄大人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德之大人○張氏曰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謂正當義以告之不當為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

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

語錄要緊全在知字上若不知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畏謹知得便自不容不畏○通曰小人不畏天命由於不知故中庸章句首論天命之性則曰學者苟知之則於學自有不能已者第二章以中庸為天命之當然而曰君子

知其在我故能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

矣○尹氏曰三豆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

誠已則何畏之有馮氏曰此以上五章皆三事皆規誨之辭非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從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

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張氏曰中庸

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

異也○吳氏曰上知生知下愚不可使知中不雖有上下然格物窮理則可致

其知故聖人言此以勉人學○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質學不學屬人事

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

意四面都塞行不去了却憤懣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勉進於中上若又

困而不學則打入下等去更無出輪時矣此聖人勉人務學處○通曰以生知

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遽以品之下者絕之但曰困而

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於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

通志堂

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

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

思義則得不苟

語錄若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面諸事於當思處皆不知所以思矣有為氣質所壅蔽有為私欲所壅蔽有

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

色貌言是就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事上指此三件說三者之中疑思問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行

○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

語錄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是專一之義○黃氏曰能以敬義

為主戒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通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謝氏曰未

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自察也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此之謂思誠

馮氏曰君子之學苟未至於從容中道則無所不用其思不但九者而已而九者日用常行之要也○陳

用之曰洪範思於五行主土萬物非土則不生萬事非思則不成五事先貌言而後視聽者用事之序也九思先視聽而後貌言者修德之序也○齊氏曰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

並去聲

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

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

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言然

通曰四句皆古語上

兩句是大學誠意之事故以顏冉之徒當之下兩句是中庸誠者成己成物之事故以伊呂之徒當之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夫子嘗以許顏子而集註於此乃曰顏子其庶乎蓋意在未見其人一句用之則行雖許顏子有此而顏子蚤天此所以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曰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

深言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胡氏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駟也

首陽山名

胡氏曰在河東蒲坂縣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必當亦祇以

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三言人

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

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

誤

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人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千駟之馬校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後世稱之者乃在此而不

在彼君子之於斯世其可無過人之行哉。葉氏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為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

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夫子論行之所異故兼舉叔齊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汙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惰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遠去聲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

其子

馮氏曰夫子嘗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以詩禮而未及於樂其猶有俟於他日或伯魚之死而不及傳抑或在子禽之問之後乎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

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

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陳用之曰國君理陽道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德而出命正人於女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爲君禮稱其君春秋書小君是也○馮氏曰是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必夫子嘗言古禮如此故記之

論語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葉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矚孔

論語卷第九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歸如字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

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葉少蘊曰虎與南子異南子君夫人可以見而虎可以不見也貨以禮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矚孔

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 並去聲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

時謂不及事幾平聲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

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馮氏曰觀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 爾言則其階亂自肆無忌憚可知孔子

固未嘗如此而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爾故直

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蘇氏曰拒之則今日惟 其害從之則他日與其

禍故夫子莫之拒也而示不從之意焉○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

欲使助己為亂耳馮氏曰虎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其專國 自肆弓玉之竊春秋盜之不可以與有為也故

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

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

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去聲而亦無所詘與屈 同也

語錄陽貨矚亡此不足責孔子亦矚亡而往不幾於不誠乎曰非不誠也彼以 矚亡來我以矚亡往一來一往禮甚相稱但孔子不幸遇諸塗耳○吳氏曰小 人行事君子豈得效之非謂禮尚往來欲其相稱不往不可往拜則墮小人之 計故權衡如此又曰不見正也往拜權也隨問而答辭順禮恭在此無詘而在 彼亦無所忤也貨天資小人術既狡深語皆譏警言而夫子雍容應之曲盡其道 貨終無所施其奸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輔氏曰聖人之事雖縱橫曲折千 條萬緒然無非義理之當然不自往見者義也其往見者禮也不終絕者仁也 隨問而答對而不辯者智也四者一出於誠信也只此一事而五性具焉夫然 後見聖人 之全備

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

誠身以信與伸 同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

之性其初猶未甚相遠蓋天命之性猶未漓也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如之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習之相遠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

而非習之所能移者語錄性相近是通善惡知愚說上智下愚是就中抽出懸絕者說○吳氏曰此章言知愚懸絕

而有不可變遷者唯者別而措之之辭上知氣最清自不移於惡下愚氣最濁不可使移而善○程子曰人性本善

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

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

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音尖磨而進也

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

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

必昏且愚也往往彊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

語錄問集註謂氣質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復舉程子無不可移之說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說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堯舜不可為桀紂桀紂不可使為堯舜之類程子却又推其說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習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為一日之善人豈有終不可移之理○拒之以不信只是說道沒這道理絕之以不為是知有這道理自割斷了不肯做自暴者有強悍意自棄者有懦弱意○吳氏曰下愚以質言自暴自棄以人事言質雖可移而自不移者暴棄之謂也○饒氏曰性相近是說性上知下愚是說才善惡性也知愚才也性雖相近而才之等級不齊有相去甚懸絕者才既懸絕則性亦非習之所能移矣又曰不移不是不可移是不肯移耳善底性不肯移而為惡惡底性不肯移而為善肯不肯雖屬心其所以肯不肯者則才實為之也

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

絃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

絃歌也黃氏曰絃歌絃且歌也合樂曰歌人聲絃絲聲皆堂上之樂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語錄君子學道是曉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與那乾稱父坤稱母底道理方能愛人小人學道不過曉得那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饒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方其學時君子小人猶未分也後來入仕者則用此道以愛人在閭閻畝間者亦自知義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耳馮氏

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歌詠諷誦之耳城以武名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耳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為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饒氏曰絃歌如何見得是學道又絃歌是樂集註如何添禮字說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纔教便兼詩書禮樂不應只教以絃歌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皆因時以為教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

春夏時也聞絃歌便知其以禮樂為教學詩書禮樂即是學道○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為教之本也○通曰所謂道者仁義禮樂而已平日以禮樂為教故上焉教此者知有撫下之仁下焉學此者知有事上之義薰陶禮樂漸磨仁義武城一小邑若有唐虞雍熙氣象夫子如之何不喜之深固不覺其言之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與畔同○馮氏曰公山氏

弗擾名一云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虎敗出奔費擾據邑以叛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馮氏曰子路不悅可見忠於師而情之真矣然弗擾以陪臣叛大夫則不可往衛輒以子拒父則可仕無乃講學之發明而欠密察之功乎此六蔽之誨所以為切於子路也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扶夫音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王氏曰諸家說不然文公獨取古註○輔氏曰魯在周之東故云爾蓋聖人無小成苟就之事如獲用焉不興周道以繼文武不已也

○程子曰

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

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葉氏曰虎與不狃欲

去三桓一也虎欲見子而不見不狃召子而欲往其用心必有異於虎者又曰道之廢興在用不用耳不以其人也齊景公不能用則雖待以季子孟之間而子行不狃雖叛而曰如有用我者則庶乎其能用矣然必有夫子而後能之非子路之所及也○通曰門人豈有不說於夫子者而子路不悅者二豈知夫子之於南子其辭不見者義也不得已而見亦有可見之禮也夫子之於公山弗擾其欲往者仁也而卒不往者蓋有知人之知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天理莫非適乎時中而子路未之知也然非子路之疑則夫子之心又孰得而知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

胡氏曰心主於五者則本心不失故曰心存以是五者施之事則揆

之於理而合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

可棄者

輔氏曰行是五者則固心存而理得矣然其心一有間斷之時則亡矣是理一有虧欠之處則失矣故其行是五者又必自一家一

而三爾

胡氏曰五常百行何莫非仁而獨

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

其效如此

胡氏曰併及其效者

○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

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遍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平聲○

集註以心存理得為仁是指能行五者而言南軒以公平周遍為仁是兼行於

天下而言又曰南軒於五者以恭為本亦與胡氏釋道子乘之國章謂五者以

敬為主同意恭敬則心存心存然後理得故能行下四者

○胡氏曰謂恭其本者四者皆以事言而恭則切於身也

李氏曰此章

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

似馮氏曰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抑齊論與○通曰子張問仁而夫子答之

以能行五者於天下蓋子張平日問達問行其志欲得行於彼夫子則因其

問仁而告之以能行乎此者也能行此五者則心存而理得能行之於天

下則心公平而溥徧子張未能行此於天下亦何由而得行於天下哉

佛肸召子欲往

佛音弼肸許密反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

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孔子之行親猶

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緇磷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齊氏曰涅水中黑言人之不善不能浼

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

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為於度反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

黃氏曰匏瓜蠢然一物耳則不能動不食則無所知吾乃人類在天地間能動
作有思慮自當見之於用而有益於人豈微物之比哉世之奔走以餬其口於
四方者往往借是言以自況失聖人之旨矣此不可以不辯○饒氏曰植物之
不能飲食不特匏瓜為然不食疑只是不為人所食如碩果不食甘滌不食是

也蓋匏瓜之苦者人不食但可蓄之以為壺如
可為壺以涉水是也又如敦瓜苦丞在栗薪即是匏瓜作一栗薪之上繫而
不食譬言如人之空老而不為世用者
也聖人道濟天下其心豈欲如是哉○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

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

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

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

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

一則知人之智也語錄子路於公山氏疑夫子之不必往故夫子言可
往之理於佛肸恐其浼夫子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已

之意各因其所疑而喻之耳○輔氏曰自聖人言之則固無不可為之時亦無
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教之人然其所遇則有不可必者天未欲平治天下則
在時者有不可為也上之人不我用則在事者有不可為也誨之講諄聽之貌
貌則在人者有不可為也○吳氏曰必通考之然後聖人之言始備見而無遺
○通曰或謂公山弗擾非叛魯也叛季氏也故夫子欲往將以興周道於魯也
佛肸之叛但謂其不足浼已而已殊不知聖人之於二者其欲往以其召也而

卒於不往以其叛也苟因弗擾之叛而可以興魯即所謂以亂易亂者也夫子豈為之哉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下同

蔽遮掩也胡氏曰亦猶為物所蔽僅得其一偏而不見其全體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

蔽黃氏曰仁智信直勇剛皆美德也又必學以明夫理何哉六者德之大日月輕重淺深當施不當施之間其理固多端也今但見其大目而篤好之不復務學以究其理之曲折則見其一而蔽其一未有不流於一偏者也○饒氏曰學所以明理如好仁底學便知得義有箇裁制好勇底學便知得禮有箇節文

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遠而不知所止賊

謂傷壞於物饒氏曰信而不明理則不度事理之可否而欲必踐其勇

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饒氏曰勇屬氣剛屬質故曰狂躁率

也輔氏曰此與狂狷之狂不同躁率則近乎剛惡也故特釋之○范氏曰子路勇於為善其

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

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陳用之曰子路知力行而未

剛子路之所好也先之以仁知使之知所好也或曰此子路初見夫子之時○通曰聖人生知自無所蔽常人無知每有所蔽學者致知故能去蔽孔門中惟顏子好學故觸處洞然亦惟顏子無所蔽子路其能如顏子之好學乎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扶夫音

小子弟子也

馮氏曰何莫云者深嘆學者何為而莫之肯學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似指詩而言謂可考詩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已得失亦可通下文既有多識為已然後四語皆一意也

可以羣

和而不流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

經者所宜盡心也

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邇曰何莫由斯道聖人恠天下之人何故而不由此道也何莫學夫詩惟其門人何故而不學夫詩也可興可羣可觀可怨大有關於綱常小有資於學識詩之功用如此當學而不知學其故何哉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止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平聲

為猶學也

馮氏曰為讀如高叟為詩之為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

身齊家之事

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見之矣至於修身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修身齊家之事何哉身者家之本也聖人之化未有不本於身者文王之

化自內及外則修身之事固在其中矣

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

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語錄若不修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

可行也如何是一物無所見曰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踐言而復告之也書云不學而牆面牆蓋古語也○通曰周南召南風之始也學乎此則知國之始於家家之始於身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

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輔氏曰敬者在中之禮和者在中之

樂○胡氏曰玉帛五玉三帛禮文之重者也鐘金聲鼓革聲樂器之大者也非玉帛無以為禮非鐘鼓無以為樂然禮樂有本有末玉帛鐘鼓末也禮之本在於敬假玉帛以將之樂之本在於和假鐘鼓以發之周末文滅其質但以玉帛為禮鐘鼓為樂

○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

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

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

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

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

識得

胡氏曰程子欲人知禮樂之理無所不在然學者記錄雜以方言至於盜賊亦有禮樂始借其近且粗者極言之非真所謂禮樂也然序和二字尤親切又見禮為樂之本也○黃氏曰程子集註之言禮樂不但敬與序之

不同雖言和則同而所以為和亦不同也集註之敬與和主人之心而言也程子之序與和主事理而言也然有人心之敬與和則見於事理者始有序而和矣○饒氏曰二說相須其義始備如人而不仁如禮何章集註舉李氏人心七亦

是就人心上說舉程子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亦是就事理上說○通曰八佾篇言禮樂集註但述程子序與和之說此章不但述程子所謂序與和必先曰敬與和何也蓋敬和從人心上說八佾篇既曰人心亡矣是以下文但言無序不中也○吳氏曰先儒皆以和言樂而言禮所指不同周子云理程子云序朱子云敬○馮氏曰復曰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疑而反之之辭謂禮樂之所云者止云玉帛鐘鼓而已哉蓋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玉帛有等差所以明其序鐘鼓有聲音所以發其和是時禮樂廢壞皆僭竊其文而不知其本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則無序矣征伐相尋國異政家殊俗則不和矣夫子之言亦必有為而發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而

審反與平聲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窬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而

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語錄為他意在要曉 故其心常怕 為人知如做賊然 故其心常怕 為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以欺人故以譬夫內本柔弱 故其心常怕 者也○饒氏曰色不止顏色凡形見於外者皆是如前論篤為

外亦莊厲而內實柔弱譬言如穿窬之人日間顯顯處與平人無異而夜則為盜○王氏曰此有為之言曰譬諸小人則指當時之大人也○通曰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此則厲者外為剛之容荏者內蘊柔之惡者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黃氏曰鄉之得名本以鄙俗為言也故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亦猶都鄙之稱都之為言美也鄙之為言俗也

然則鄉者亦鄙之類與原與原同荀子原慤註讀作原是也鄉原

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

之中獨以愿稱黃氏曰其稱原人而必加之以鄉者以見其鄙 俗非公論之所在故是非錯繆而稱之愿也夫子

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而深惡

之詳見孟子末篇語錄賊字比葉字說得重而有力○黃氏曰德者 務合乎理者也鄉原求媚於世則不必皆合乎理

而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使人之為善者莫知乎理之正是天下之正德反為鄉原所害也如廉潔理之正也鄉原不欲為廉潔以異俗故亦同乎汙俗

而外為說以自蓋使人視之似廉潔然實非廉潔而反以害廉潔之正也故貪夫不足以害夫廉似廉非廉者乃所以害夫廉也夫子所以深惡之也○吳氏曰謹愿似是媚世則非故害德媚世者聖人之所深惡也○通曰臯陶九德愿居其一然愿而不恭非所以為德矣况謂之鄉原其為原也但見稱於鄙俗之人而不見稱於君子非所以為德矣非德而似德故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胡氏曰德

之棄與上章德之賊文勢相類彼以德而亂德故云德之賊此可以進德而不進故云德之棄○鄭氏曰無所得而竊其名故曰賊有所聞而不蓄諸己故曰棄○饒氏曰兩德字來歷不同上章所謂德是得之於天者此章所謂德是得之於人者有所聞於人而不能蓄之以為己有是棄其所得於人者鄉原之人以德而非德以人偽亂天理是害其所得於天者也○通曰道聽方入乎耳而塗說已出諸口口耳之間四寸之軀耳於身心何關焉故以為德之棄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聲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胡氏曰蓋如有庸不顯帝命不時語急而文省耳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音隹癰音雍舐音甚痔音峙○吮癰見前漢佞幸鄧通傳舐痔見莊子雜篇大則弑父

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通曰吮癰舐痔是柔惡弑父與君是剛惡故集註不特曰庸曰陋曰劣而且以惡之

○胡氏曰許昌斬居近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

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

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

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胡氏曰許氏三品之說本非此章正

意然能推見鄙夫之所以若此志於道德聖賢之徒也志於功名豪傑之士也志於富貴即鄙夫也聖賢非不事功名也可為則為不得為則不為不害於道德也豪傑非惡富貴也視功名為重則富貴為輕也鄙夫則富貴之外他無所志故得失之患至於如此○馮氏曰孟子曰鄙夫寬謂所見隘陋也所見隘陋之人知有富貴而已其未得君則患所以得君之方凡板援諂屈以求知者無不為是進身不由其道也其既得君則患所以失君之寵凡阿順詭隨以取容者無不為是事君不由其道也此其小用之則敗事大用之則誤國豈容一日得志也哉子之言此蓋必有所指也○齊氏曰古之君子未得之則求之性分之所固有既得之則安於職分之所當然舜木居鹿遊若將終身則得不足動其心牛羊倉廩若固有之則亦何失之慮學者以孔子之言觀鄙夫之如彼以孟子之言觀聖人之如此亦可以知所鑒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為疾故氣稟之偏者亦謂之疾陳用之曰人之

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陰陽節適則平偏倚則疾性之有疾猶身之有疾也

也輔氏曰古今氣數固有箇大盛衰而一代一世又各自有箇小盛衰此之所言蓋兼舉之○馮氏曰或曰人之亡不敢為決然之辭恐尚亦有之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

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與峭同厲語錄廉是側邊廉隅這只是那分處所謂廉者為是分得那義

忿戾則至於爭矣馮氏曰君子矜而不爭矜而忿戾小人也愚者暗

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

末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

異矣通曰氣稟之性適乎中則無疾凡過與不及者皆疾也狂者知之過矜者行之過愚者不能知而徑行不及者也故古者皆以為疾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去聲色雅正也利口捷疾業反給覆傾敗也○

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

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

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

覆也不難矣輔氏曰氣數難得相值時節難得常好故邪正相乘之際而正常屈於邪疑似之間每惡其雜亂而致詳焉此亦贊

天地之一端也○饒氏曰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界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

衣朱裳今之朝服直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音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耶○馮氏曰夫子言利口之覆邦家孟子言鄉原之亂德皆先之以朱紫雅鄭蓋併之以諭近似之易惑者也○吳氏曰此章與孟子述惡似語不同此惡利口彼惡

鄉原然鄉原疑似惑人而已利口如鄭聲紫色人不惟不惡往往反好之故害為甚○通曰前嘗以佞人對鄭聲言此又以利口對鄭聲言集註釋佞字曰辨給也釋利字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傾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有甚於殆焉者矣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語言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有

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

夫子發此以警言之輔氏曰此亦有兩意一是天理流行之實凡動靜語默皆是初不待言而著學者惟不察乎此而但以言

語觀聖人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一是以言而教人固聖人之本心因言以進道亦學者之當務但學者心慮氣暴其於聖人

之言領略之意常多體察之意常少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

輔氏曰百物生是天理之發見也四時行是天理之流行也發見則自其初而自然之流行則併舉其終也妙道言其體精義言其用靜而涵動動不離靜已之事則天人一貫而天即己已即天矣此所以謂聖人之言也 ○程子

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類相發學者

詳之

饒氏曰予欲無言聖人是要人就他躬行處體認莫只於他言語上求蓋就躬行處體認便伴件把做實事看若只就言語上求只將伴件看了無益於得也此與吾無隱乎爾章大同小異那是說行處無非不理別無深晦底道理此是說行處都是實理不必於吾言語上求○馮氏曰夫子示子貢以一貫之學至此又示以無言之天卒於聞性與天道子貢之學可謂日進而無疆者矣○通曰朱子嘗問其徒曰天何言與四時行百物生四語孰切或對曰四時行百物生為切愚自今思之兩句之中行字尤最切蓋此一行字即是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行故集註於予欲無言曰天理流行之實於天何言哉亦曰天理發見流行之實聖人之行聖人之無隱也四時之行天道之無隱也又曰妙道精義之發妙道其體也天理之渾然者也精義其用也天理之粲然者也朱子感興末篇始曰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萬物各生遂德容自清溫末曰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三復是詩朱子之學晚年造詣深矣學子者宜致思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

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胡氏曰禮記雜記篇恤由之喪魯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

禮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其非

疾以警教之也

輔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非有故未有却之如此其峻者然其所以得罪之事不可知矣辭之以疾者義不當見也歌瑟使聞者仁不容絕也夫子於此仁義並行而不悖然其愛人之心則終無已也

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胡氏曰聖人無疾而托以疾則雖庸人亦能自省其所以見絕之由是不屑之教誨也○鄭氏曰於絕之之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下同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輔氏曰此述宰我之意也然禮樂自事親從兄而出不能三年之喪則禮樂之本變矣宰我慮其崩壞而急急於玉帛鐘鼓之間則亦不知務甚矣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音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

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音猶之

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

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

饒氏曰榆柳木之青者故春取之棗杏木之赤者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櫛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火有五色如金有五金之類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況水火乃天地間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因時改火以達其義亦贊化育之一事也故周禮司燿掌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後世都不理會如何得陰陽和萬物育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取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

以是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

輔氏曰尹氏說固忠厚然宰我之失亦自在但其致問之時猶出於情實較之後世匿情行詐而口不相副者則尤為無隱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音粗衰音催既葬疏食音嗣水飲

受以成布語錄成布是稍細成布初來未成布也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

期音基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緇取緇緣語錄緇今淺絳色小祥以緇為緣一

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

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且不甘聞樂不樂居處

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樂上如字下音洛

此夫子之言也言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

之以深責之馮氏曰夫子之門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

過也二不敢不至焉其於三年之喪如此宰我與二子相處久矣豈不習聞其樂而安於食稻衣錦也夫魯曾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況斯世乎其後滕世子欲行三年父兄百官皆不欲是則三年之喪強行於孔孟之門而朝廷未嘗行也甚至以日易月而無復聽於冢宰三年不言之制而三年之喪迄今行之天下者宰我一問之力也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真以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

其本而斥之曰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

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音企而及之耳

語錄聖人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洪氏曰宰我欲以升穀改火為斷夫子則以人心為斷。○馮氏曰宰我之所惜者禮樂也夫子之所以責者仁也仁人心而愛之理也孩提之童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故仁之實事親是也禮所以節文之樂所以樂之豈有不仁而能行禮樂者乎抑聞之聖人未嘗面折人以其過其於門人宰我樊遲之失皆於其既出而言之使之有聞焉而改其長善救失待人接物忠厚蓋如此。○通曰孔門中無有晝寢者而宰子晝寢短喪之說雖下愚有不忍問者而宰子問短喪孝子之心無窮三年之喪有限聖人不過為之中制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肯者跂而及之耳宰子從學於聖門至使聖人欲其跂而及

之者何哉子貢之於夫子獨居六年之喪而宰子之於父母欲短三年之喪亦獨何哉得非人心之已死而天理之不存者乎孔子未嘗斥門人以不仁而獨斥子之不仁者有以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亦圍碁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

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饒氏曰心是活底物若無所用則放僻邪侈無不為

已聖人說難矣哉所該甚廣。○吳氏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食農夫之力而無所用心豈理也哉博奕作無益害有益夫子猶以為賢則知無所用心之罪大矣。○馮氏曰孟子言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蓋飢寒切身者其心則用於耕稼技藝而不暇學也若其有食可飽有衣可煖而此心所以靈於萬物者終日之間一無所用亦何以異於物哉博奕無益之戲廢日月而不可為者然而為之則亦賢乎止之而不用其心者矣聖人之言非以博奕勸人也設此以明無所用心之甚不可也夫人之心必有一用蓋其五行之精氣所鍾至活之物不容寂滅也持恐用於技藝之末以自枯其靈與夫聲色游畋之類

反以喪德爾然則塊然一物坐聽歲月之推遷而不自知焉卒與草木俱腐良可惜也。通曰心活物也用之常活不用則死夫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隨所用而自合乎天理者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賢人之心常用之於天理者也此則愚不肖之心終日無所用此天理之所以不存而人心之所以死者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上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去聲勇故夫子

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夫子時問答也語錄子路之勇夫子屢箴誨之曰其勇多有未是處若知大勇則不為此矣或問此章言君子者有三其上二者以德言也其對小人者則以位言之

耳。馮氏曰因言君子而謂雖小人之勇亦不可無義也。輔氏曰尚義而勇義理之勇也勇而無義血氣之勇也唯血氣所使而不以義理制之則其為害隨所居而為大小故在上則逆理而上而為亂在下則肆欲陵上而為盜。通曰義主裁制大勇出焉為亂為盜血氣之勇耳義理之勇不可無血氣之勇不

有可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訛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

同唯惡者之惡如字訛所諫反

訛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訛上

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語錄勇是以氣加人故易至於無禮果敢是率然敢為蓋果敢而

敢輕為惟果敢而窒者則不論是非而率然妄作此聖人所以惡之也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訛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訛居謁反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

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去聲矣子

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

所惡如此所謂惟仁者能惡人也語錄夫子所惡以警人子貢所

人亦不從事於微訐也疑與子路之問同時故問答雖切子貢方人之病而亦

有諷子路之勇者稱惡訐上極子貢也微訐子貢自警也至於勇而果敢則為

子貢有焉○通曰聖賢之所惡如此唯仁者能惡人夫子以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

人之惡與訐上者而推之也所謂不遜者因夫子所謂無禮與窒者而言之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近孫遠並去聲

此小人亦謂僕隸音下人也或問何以知其為僕隸下人曰若為

惡之小人則君子遠之惟恐不嚴怨

亦非所血矣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泄之慈以畜許六反之則無二

者之患矣吳氏曰君子之畜臣妾狎近之則傷分踈遠之則傷恩寬嚴

得有以處之矣○通曰女子小人性皆陰柔故皆難養且易遜之九三曰畜臣妾吉

以九居三剛而正有莊以泄之道焉旅之六二曰得童僕貞以六居二柔而

中有慈以畜之道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惡去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

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去聲而言不知其為

誰也吳氏曰終止也四十無聞且不可況見惡於人乎其終也已衰其不復

少能精進故古人以四十為成德之時無聞見惡皆以是為斷也蓋世有晚而

知道者焉得而絕之故知其為有為之言○饒氏曰古人多說四十如四十不

惑四十不動心四十五十無聞之類蓋至是血氣盛極而將衰之年於此無成

則亦已矣後生不可不勉○通曰集註所謂及時遷善改過者年至四十時已

論語通卷九 二十一 通志堂

過中不以善著固不足畏不能及時改過至以惡著則終此而已矣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三國名子爵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

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

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通曰按史記殷

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帝乙元子當以先王宗祀為重義當早去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己之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己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人之所當為勿地皆然與夫

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啻

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揚氏曰此三人者

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馮氏曰三人者不特為國大臣又有親

君不可則止唯其有親屬之愛宗祀存亡實同休戚故或死或去或因而不辭是以謂之仁。張庭堅曰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仁之所存義之所主其去就死生不在於一身而在於天下國家也。漢氏曰集註於伯夷叔齊求仁得仁章曰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此則云不啻乎愛之理此處便有差等蓋合字即字是順說不啻則似有所啻而實無所啻且如微子是紂之兄箕子比干是紂之諸父皆同姓之親今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又苦諫而死皆似傷乎愛之理然其本心只在愛國憂君皆有至誠惻怛之意故曰不啻乎愛之理中庸稱舜曰夫德必得其名至武王只說不失天下之顯名蓋武王殺紂似乎失名其實不失。通曰至誠惻怛蓋謂三仁憂君愛國皆非有所為而為也一有所為而為之則雖有惻怛之意而

非出於至誠矣至誠者仁之存惻怛者仁之發集註特下不嘒二字蓋自上文不同字生來三子之行不同其迹似相違以去者為仁則不去者似嘒乎仁矣以死者為仁則不死者似嘒乎仁矣惟其皆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其去就死生雖不同而皆不嘒乎愛之理也即所以存其心之德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去

聲焉於 虔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洪氏曰是時三家漸已用事其於獄必有以私意行之者禽不曲法以殉之所以三黜也然說佞而惡直者天下皆是也而何必去哉○饒氏曰柳下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處若夫子則便歷聘侯國何嘗以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但下惠辭氣雍容而不迫而不枉

道之意自在其中此所以為聖之和也○通曰孟子以下惠為聖之和又以為不易其介集註謂其辭氣雍容之中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其和之中自有所謂介者其介不在和之外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

以不用而去爾

馮氏曰此與其臣議所以處子之辭子魯人也故議以者宜莫如齊之景公此子之所以願仕焉者也晏平仲得政已三世矣景公至魯曾與子語而說之其後子不得志於魯遂之齊景公數問政而說嬰之所深忌也所以欲害子而進間言也方責效於期月之間而嬰乃謂累世不能殫其學此景公所謂吾老而不可佚也○葉少蘊曰景公以晏平仲之言不用孔子而祿之以虛禮此猶齊宣王欲中國而受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也○通曰孔子居常一則曰如有用我二則曰如有用我夫子之志蓋拳拳有望乎當世之能用也今而不能入於夫子之語既入於夫子之耳齊之廷安得復有夫子之跡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平聲而作不俟終日者與

吳氏曰左傳襄十七年鄭賂晉女繼不知女樂始何時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齊歸女樂以沮之夫子嘗適齊矣已不能用及反而仕魯又沮人用之心已而忘人愚不肖之通患也桓子受制陽貨四五年幾不免死一旦得歸而與夫子從事此其發憤自強之日也而境順於前心即驕逸夫子方欲輔子以有為而桓子所為固若是固不得行也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此曰季桓子不朝孔子行其仕其行皆以桓子而定公徒擁虛名於其上也悲夫論語記夫子行者三景公云不能用無留之理故即行靈公問陳不台可以去矣然不必速也故明日遂行桓子受女樂宜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然父母之國也故待其不朝三日而後行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此聖人去國之義也○通曰魯方受齊之女樂未見其有簡賢棄禮之迹也而夫子必於行者夫子嘗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色與德相為盛衰者也是安得不見幾而作哉

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

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避世

馮氏曰六氏名通字接輿佯狂避世故稱楚狂

夫子時將適楚

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曰麟鳳皆不是有種底物惟是聖王在上天地泰和所以元氣之會鍾為麟鳳如鶴生鶴馬生龍駒之類接輿以比孔子而

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

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

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

不欲聞而避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餘反溺乃力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馮氏曰沮沮如也溺淖溺也長謂久桀謂健觀二子命名之意其志於辟世久矣耦並耕也負不能具牛以身耕之○饒氏曰兩耦同隊而耕謂之耦耕○吳氏曰接輿書楚故沮溺丈人不復書言蓋皆楚人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

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

音朔

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

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

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耜而不輟

徒與之與

平聲滔吐刀反辟去聲耜音憂

滔滔流而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

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覆

種也反種上按韻會注布種後以覆摩亦不告以津處輔氏曰桀溺以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憮音武與如字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

斯人而已豈可絕人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

則我無用變易之正謂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吳氏曰桀溺以天言無道而避世陳仲子以兄為不義而避兄夫子謂鳥獸不可與同羣孟子謂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聖賢之意大略相似知乎此則居

夷浮海義亦可識矣○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

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

也通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

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哉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蓀徒弔反植音值

丈人亦隱者蓀竹器分辦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

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

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賢音嗣見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任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饒氏

曰道與義只一般但道指全體而言義指一事而言道必遇賢君而後行義則是有家行底孔子雖知當世道之不行而自家却不可不行其義前章說天下有道不與易可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說君臣之倫不可廢可見聖人出仕之義○通曰道義二字分看則道為體義為用合看則天下之達道也而君臣之義具焉聖人之行義也而中庸之道存焉非道自道義自義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

子二字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

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為通故溺而不

止饒氏曰為是作為之為隱者專要做那高尚底事所以甘於長往而不反仕者專要做那通達底事所以溺於下流而不止也不與鳥

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音富貴富貴饒氏曰性原於命發而為情則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四端皆是天理發見出來所以謂之性命之情若心為外物所移必是壞了四端決如決水之決便如決去水之隄防如何留得水住此

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惟聖人不廢

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

道也黃氏曰列接輿以下三章於孔子行之後以明夫子雖不合而去然亦未嘗愆然以忘斯世也此所以為聖人之出處也歟接輿沮溺丈人若

律以聖人之中道則誠不為無病然味其言觀其容止以想見其為入其清風高節猶使人起敬慕彼於聖人猶有不滿於心則其視世之貪利慕祿而不

知止者真不當若大癡是蓋非世之賢而特立者與通曰接輿沮溺丈人皆楚人也章首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狂者志行之過集註此篇末謂

夫子於此四人惓惓引接之意在陳之歎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少去聲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大伯同竄荆

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

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與平聲音中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

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

不怠三月不解甚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

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

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張氏曰無可者不以可為

為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存乎中也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下惠少連則有可也致堂胡氏曰謂聖人無可而無不可則非固也謂聖人無不可而無可則非流也蓋聖人德盛仁熟從容中道自然無所偏倚也饒氏曰方其事未定之時則此心無可無不可及其事已斷之後則有可有不可矣前兩章有必仕之意可以見聖人之有心此一章有不必仕之意可以見聖人之無心

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去聲下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

平聲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已雖辱身而不求合

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

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

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

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節孔子

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

也揚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

必以孔子斷之

通曰孟子記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

覺斯民也伯夷以下七人豈不可謂之有道之士豈不能以斯道覺斯民而獨以逸民稱者亦其志行之過也孟子於此章獨取伯夷以為聖之清取柳下惠以為聖之和以夫子無可無不可為聖之時且添入伊

尹聖之任繼以伯夷下惠之後孔子之前可謂深能會孔子此章之意

○大師執適齊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長執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

或問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師官自亞飯以下蓋三飯也○齊氏曰魯諸侯故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周公錫天子樂而魯僭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記者起數以亞其仍魯之舊以見其昔之僭耶○馮氏曰天子諸侯皆以樂侑食每食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潘豳武入於漢

播搖也鼓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

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去聲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

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饒氏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

世之事到春秋之時伶官亦不可仕想是時專尚淫哇之樂正樂都不可用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

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

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竊自大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

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通曰師擊之始樂洋

洋乎盈耳彼一時也大師摯適齊此一時也上章楚狂四
人逸民七人皆遇時之衰故如此此章蓋以見魯之衰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

詩紙反

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

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
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
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
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饒氏曰前章逾河蹈海是魯之末世事此章是魯之初立國時事初立國時其
待親賢也如此忠厚未後却使樂工不能安其身豈不可歎○通曰上章紀魯
之已衰歎其終也此章言魯之方盛原其始也周家以忠厚立國周公告魯公
字字皆自忠厚之意使此意無盡則大師以下何為而去哉門人紀述相次固

有意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瓜反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

子也然不可考矣

胡氏曰謂母孕乳而二人也古者以伯仲叔季
為長少之次如仲孫叔孫之類今重複命名故

意其四乳也○饒氏曰四乳而生八子固為異事又
皆賢者尤異事也故孔子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張子曰記善人

之多也

通曰上章見魯之盛世此章紀善人之多亦紀周之盛世也上數
章述夫子衰世之志其有所傷也夫此兩章紀周魯盛世之事其

有所思也夫

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既皆稱

贊而品列之於接與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
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

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論語卷第十

朱子集註

後學 胡炳文 通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莫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胡氏曰以顏子之明

睿則穎悟不足言以曾子之純誠則篤實不足言故但以稱子貢子夏也○馮氏曰始子張子夏而終子貢三子之言為多疑其門人所輯而曾子稱子則成於其門人者也

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或問其可已矣與前章可也之說曰可則同然曰可也則其語抑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為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必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真氏曰義敬哀皆言思致命獨不言思蓋死生之際惟義是殉有不待思而決也○王氏曰集註庶乎其可救子張之大病○通曰此四者立身之大節然曾子所謂大節不可奪專以死生言故子張以見危授命先焉下三節皆言思則致命有不必思者子張曰其可已矣而集註則曰庶乎其可矣隱然有不足於子張之言也讀者詳之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焉於虔反亡讀作無下同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

道廢

語錄弘是廣大之意若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信道篤而不弘則是確信其一說而或至於不通故須着下兩句

弘篤猶言弘毅相似○饒氏曰執德弘者器局大信道篤者志趣堅

焉能為有無猶言不足為輕

重

語錄有此人亦不當有無此人亦不當無言皆不足為輕重○馮氏曰觀此二章皆躬行切己之論則知子張之學異於前日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

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

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

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

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

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齊氏曰商也不通志堂

及師也過今於此章見之損友雖孔子不能不遠曰拒則措辭太迫大故則亦周公之所棄也曰何所不容則幾於無別○通曰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然論文之道不必拒而拒之其交也不廣當拒而不拒其交也不正必如集註之言則蓋乎交之道矣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

不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黃氏曰小道合於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猶可以施之近異者則不可以頃刻而施也

○楊氏曰自家眾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

故君子不為也

馮氏曰子夏之學流而為莊周曰天下之治方術者譬如耳目鼻口而不能相通古之所謂道術者六通四

關蓋述是章之言而其言不粹也○通曰不為猶言不學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其體全體其用大用是以君子學之小道反乎是故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矣亡讀作無好去聲

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

失

馮氏曰知其所亡知新也無忘其所能温故也知新以日記之進學欲其敏也温故以月省之特勿喪其有也○通曰未有者日新已有者不失月

者日之積月無忘其所能則惟恐失其日新之所積也學者可不念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矣

黃氏曰集註初本謂心不外馳而事皆有益蓋以博篤切近為心不外馳學志問思為事皆有益以學志問思為有益於事乃是有求而得之不

可以為求此而得彼也後乃以所存自熟易之則專主於心之所存而言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放逸而不收學之博則此心常有所繫着而不放逸矣人惟所志苟簡而不略也則其心泛濫而不一志之篤則此心常有定向而不泛濫矣問不切思不近則其所用心皆在吾身之外矣切問近思則皆求其在已

者而無復外馳之患矣人能盡此四者則雖學問思辨之事而自有以得夫操
存涵養之效所以謂仁在其中矣○永嘉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
固不可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饒氏曰志字要粘上面學字說切問亦須
從近處思量起則可見端的方不流於虛遠看兩箇而字形容得兩截分曉○
通曰中庸以學問思辨為智之事以篤行為仁之事此章所謂學問思未及乎
為仁也而曰仁在其中者仁人心也心存於內則為仁馳於外則非仁矣惟學
之博而志之篤問之切而思之近則心不馳於外矣不馳於外則存於中者自
熟矣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之者力行而為仁也自熟云者未及乎力行
而仁自在
其中也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
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通曰徹上徹下集註兩述程子之言樊遲問仁章曰徹上徹下初無二語此則
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彼所言者仁也言仁是徹下言粹面盎背篤恭而
天下平是徹上此章未及力行為仁之
事學問思是徹下仁在其中是徹上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

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
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

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
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
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
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通曰工
必居肆

則耳目之所接者在此心思之所為者在此而其事即成於此君子之居於學
也亦然儻不置此身於肆之中則必分其志於事之外而事不成矣學之不能
致其道也亦然集註二說相須然前說尤重蓋居肆而不務成其事者有之矣
未有不居肆而能成其事者也學而不知所務者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致其
道者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

重其過

通曰此章當與下章所謂君子之過同看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非惟不敢自欺也亦不欺人故其過也卒改而為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之不惟欺人徒以自欺其過也卒流而為惡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

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

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

然

馮氏曰子夏嗜學夫子一見之頃識其所變如此○通曰此三者人見其變聖人非有意於變也雷霆之威不能不變而為天日之澄霽齊春夏之和不能不變而為秋冬之嚴厲善觀君子之變者當自天而觀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不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不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

必誠意交孚然後可以有為

通曰前篇之首曰至誠惻怛此章亦曰誠意惻怛何也前章主仁而言由惻怛而原其出於至誠此章主信而言由誠意而要其至於惻怛也至誠惻怛而後勞民人固信其愛民至誠惻怛而後諫君人固信其愛君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

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輔氏曰道

理無空缺無間斷一有空缺間斷便是這裏欠少了更無補填處是以君子之學戰戰兢兢無時無處不然豈有大小久近之間耶○胡氏曰觀人之道取大

端而略小失猶可也若立心自處但曰謹其大者而小節不致謹焉則併其大者失之矣○通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以此而觀子夏之言信不能無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

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掃素報反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

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集註推子游之言本末者如此然小學大學時節可分先後不可分本末也況又裂本末而二之愈非矣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

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

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焉於虔反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馮氏曰區丘域也別分也古者以園圃毓草木蓋植藝

之事各分區域藝二區單復藝一區不相凌躐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

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

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

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上聲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

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

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

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

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語錄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必由其序子游不知理之無大小則

以洒掃應對為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若不得程子說得君子教人有程序四五句是無緣看得出聖人有始有卒者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皆備若學者便須從始做去方得○通曰此第一條說教人有序是發子夏之意後第二至第五條說理無二致

是饒子游之偏也

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黃氏曰理無大小者非以洒掃為小形而上者為大也蓋不但至大之事方有形而上之理雖至小之事亦有之矣故曰理無大小故也
通曰按饒氏云小學未能窮理而慎獨且把洒掃應對以維持其心年齒浸長却慎獨以誠其意蓋以大學誠意章方有慎獨工夫殊不知程子朱子之意政謂小學是至微之事慎獨正

要慎其微若從念慮之微說小學洒掃在長者之前能謹長者不在前不能謹便是不能慎獨饒氏此語切恐有誤後學不可不辨

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語錄洒掃應對精義入神是一樣道理洒掃應對必有所以然精義入神亦有所以然非謂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固是精義入神有形而上之理而洒掃應對亦有形而上之理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通曰按朱子曰有本末者事也不可分者其所以然之理也饒氏却謂已然者為末所以然者為本蓋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為事而不可分為二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

為理亦不可不辨也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黃氏曰洒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間聖人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特其事事物物皆由此理而不勉不思從容自中耳
通曰第二第三條曰理無大小曰貫通只一理第五條曰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前兩理字後兩事字政好拈出蓋天下無理外之事事有大小精粗理無大小精粗其然者事也其所以然者理也小學有小學之事大學有大學之事事雖不同而理未嘗不一精義入神是窮其理之所以然洒掃應對雖曰至小亦由理之所以然者而著見於節文之當然也精義入神是聖人事自洒掃應對而上亦未嘗不可便到聖人事此四條皆所以破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六字

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

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

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

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通曰學者之病有二謂末不當理會只當理會本而不知理之一者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不知分之殊也朱子政慮學者差認程子之意故有是說趙氏除去非謂二字却

謂學其末而本便在此者理貫於萬事不以事之近小而理有不該則誤矣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語錄金去偽曰子夏之言

似為時而發其言雖反覆相因而各有所指○饒氏曰仕優則學蓋已方仕不成廢了王事且去讀書○通曰聖賢之言固自有因上句而生下句者如夫子本言晉文公譎而不正因而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若獨言下句則齊桓豈正而不譎者哉此亦因當時有仕優而不學者故以下句意足之獨言下句則學之優固自有可仕不可仕者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寧戚不若

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去聲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通曰集註前論二仁則曰行不同同出於

至誠惻怛之意此論子張之未仁則曰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蓋善觀人之行者必觀其意之所從來不惻怛非仁者惻怛而不誠非真仁者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為仁亦不能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通曰上文未仁其辭猶怨難與並為仁斥之嚴矣務外安得有

誠實自高安
得有惻怛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
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胡氏曰上
智之資於理所當然者固不待勉強而皆極其至中人以下則罕能之惟父母
之喪哀痛慘怛蓋其真情之不能自己者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
專為喪禮發也○饒氏曰乎字有感動人底意思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人之
所當自盡者也人當如此而猶有不能如此此聖人所以寓微意而感動之若
不看聖人微意所在只說箇人能如此自盡則聖人之發此言似乎無味○
通曰集註專發自字意未引尹氏說又發乎字意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
此良心也親喪所自盡亦良心也人
心天理之真尤於事親始終見之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
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音滅獻子有賢

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去聲雖有可

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鄧元亞曰獻子歷相君五十年魯人

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皆不能守而改
之莊子乃獨能不改其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通
曰三年無改父之道不改其父之未善者也延指為人子者而言也此則不改
其父之已善者也獨指孟莊子而言也凡父之所為未善人子三年喪服之中
可以未改而遽忍於改之非孝也孟獻子之臣之政已善或以好惡之私而改
或以意見之偏而改亦非孝也右二章皆曰吾聞諸夫子饒氏以為曾子曾其
所聞如此尹和靖作論語解所謂愚聞之
師曰亦如此愚謂朱子得於延平者亦然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

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或問生業不厚教化不修內則無尊君親上之心外則無仰事俯育之賴是以恩踈義薄不相維繫而曰有離散之心。黃氏曰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盛於法之外得情而矜則不忍之意常行於法之中仁人之言蓋如此。馮氏曰魯人有父子訟者子為司寇同控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乃赦之季孫聞而不說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子與其間諸此與。通曰集註情義非離不相維繫八字釋一散字情相維係不忍離義相維係不可離上之人何忍使之離而至於犯法也哉。虞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欽恤二字是形容帝堯好生之心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之意。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惡居之惡去聲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人身有汗賤之

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

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

也。馮氏曰紂名辛字受紂謚也後世定謚謂殘義損善曰紂。輔氏曰此章之意全在下兩句而世儒乃以上兩句生說曰子貢服行怨之一字故能見得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而或者又從而推衍其說以為真得子貢之心者故朱子於此既述其正意而又明言或者之說而斥以為非也。通曰集註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謂不可一息不善也謂不可一毫不善也。息之間一毫之差萬善墮焉萬惡歸焉烏乎凜乎其可畏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朝音潮焉於虔反

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語錄此但謂周之先王所

以制作傳世者當孔子時未盡亡耳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亦是子貢真實語如孔子雖是生知然何嘗不學亦何所不師然能無不學無不師者是亦聖人所以為生知也。或問所謂人正謂老聃襄弘邾子師襄之儔耳若入太廟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饒氏曰文武之道所以未墜於地者以其在人故可惟是此道在人故賢者記得其大者不賢者記得其小者。通曰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最可見夫子之無所不學處而此獨指文武之道而言者子貢答衛公孫朝之問始即其近而傳者言之子思發明夫子之所以為大故合遠近上下而言之也要之子貢之言未若子思之備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語去聲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少蘊葉氏曰子貢晚見用於魯拒矢之強大曠語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

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語錄古人宮外只是牆無今人廊屋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馮氏曰子貢稱武叔曰夫子蓋任於武叔也。通曰惟子貢嘗仕於武叔故武叔但見子貢之牆而未見夫子數仞之牆爾不足責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

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智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

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於孔子

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

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

馮氏曰量謂斛斗升合大小不同言武叔不自知其量之小而毀聖人之大也。通曰上章夫子之云所以責武叔者其辭猶恕此則泛然言之若不直指武叔而實指武叔也責之嚴矣

多與祇同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

也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

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

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
 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
 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
 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
 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
 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黃氏曰立之謂制其田
 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
 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馮氏曰聖明諸
 子平日單辭數語形容夫子平澹涵蓄莫窺其際惟孟子所引宰我子貢有若
 之推尊夫子與此子貢三章之言蓋激於世之不知者乃始極口稱之而夫子
 之得邦家尤見其神化之妙也。○通曰此章集註當與首篇子禽問於子貢通
 看前謂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此則引程子曰聖人神化上下與天地

同流然則過化存神之妙子貢於是始知之矣前引謝氏曰子貢亦可謂善觀
 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引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
 極於高遠也然則前不過謂子貢亦善觀聖人今則可謂真知聖人矣讀集註
 者當看其前後相應處便可見子貢晚年進德處且子禽之問凡三始則疑夫
 子求聞政次疑夫子之私其子今則疑子貢賢於夫子所見者每降益下此篇
 子貢之稱夫子者亦三始則喻之以數仞之牆次則喻之以日月今則喻之以
 天之不可階而升其所見每進而益高若以為皆孔子弟子也其所見如何霄
 壤之邈如是哉其死也哀而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至廬墓者凡六年之久
 則其晚年所得於
 夫子者蓋益深矣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善音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

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

比此加詳

通曰舜命禹之言備見虞書然使不有論語夫子之言則自天之曆數以下數語但見其為舜之命禹而豈知本是堯命舜舜

不過亦以是命禹哉雖舜之命禹者詳於堯大要亦不能外執中二字姑以曆數觀之有中氣有節即氣節也者抑其過而歸之中也使堯當得舜之時而不傳即非中矣況天下之大運之在心此心之用稍有過不及即非中非中則四海困窮而天祿亦永終矣授命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永終戒之其旨深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

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薄於責人也

馮氏曰以天子伐有罪何罪之有然以諸侯伐天子是亦罪也故引之歸已有以見其厚於自責而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與善人蓋本於此饒氏曰紂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便把善人是富做箇打頭第一件事大賚是錫予普及四海其中善人則錫予又自加厚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正人既得其富則其為善也篤故不容以汎然錫予施之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馮氏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紂雖至親不獲用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蓋武王有亂臣十人皆為淳也奉天討罪以罪己為本故曰禹湯罪己其興也淳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二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汎言帝王之道也通曰帝王之道

不能外一中字堯舜以禪讓為中湯武以征伐為中汎言之則曰寬曰信曰敏曰公約言之曰中而已○楊氏曰論語之

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

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

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

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通曰前篇之末言夫子之得邦家者其用必如此此篇之首則述叙自古帝王之用固如此也孟子篇終即此意但孟子間知見知者知其道也是從知上說此則從行道上說行無不本於知

知即所以行固無異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

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

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費芳味反焉於虐反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倉沒反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

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

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

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

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

當封刻印利吾官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通曰

虐為甚暴次之賊又次之剛惡也吝如有司不能專決未惡也蓋吝之一字在有司不便謂之惡從政而謂之有司則惡矣故特著項羽以吝取敗之事以示為政不知大體者之戒○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

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通曰

見於論語者齊景公葉公各一季康子凡二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各一夫子答之未有如此章之詳者蓋惠未有不費者勞未有不怨欲則易貪泰則易驕威則易猛今皆不然所以為美也虐之而不知教暴之而不知戒賊之而不知吝吝吝之而不知與為民父母者奚忍如是哉此所以為惡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

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語錄不知命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此是至粗底此處人都信不

及便講學得待如何亦沒安頓處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論語首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終云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此深有意蓋學者所以學為君子若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通曰程子釋朝聞道謂知而信者為難此亦謂知而信之者知而不信知之猶未至也知之猶未至則凡見利必趨見害必避皆小人之為也欲為君子得乎首篇不亦君子乎是已到君子地位此曰無以為君子也是方做君子根脚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通曰集註十字是形容無以立三字耳目無所

加是憐然不知有可立之地手足無所措是茫然卒無可立之地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通曰孟子知言之謂蓋本於此但集註釋孟子知言則曰凡天下之言識

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而此不過曰無以知人之邪正此為學者言彼則孟子自道也於此亦見集註之精○尹氏曰知斯

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

黃氏曰知命知其在天者知禮知其在地者知言知其在人者知天則利害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己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者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能知人者未必能益乎己○輔氏曰知

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馮氏曰：此章末篇之終與首篇之始相為始終者也。而皆歸於君子嘗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首篇之始自時習，末來以至於人不知而不愠，而卒曰：不亦君子乎？蓋謂不患人之不己知，惟君子能之也。末篇之終自知命知禮，卒之以知人而首曰：無以為君子也。蓋謂患不知人，亦惟君子能之。故曰：學以求為君子也。通曰：學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前篇之末，與此篇前二章皆說治國。平天下聖學終事，此章復提起三知字，是說聖學之始事。大抵所學之正者，在天無不正之命，知命則能順受其正。在人有不正之言，知言則不惑於人之不正，知得天地間正理為天地間正人。是謂千古相傳之正學，故論語以是終焉。

弟子記此以終篇得

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二言為可用不幾

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通曰：論語始終教人為君子，此三者無一之不知，知無一之未至，然後君子之事始備。未之何學者，自少未嘗不讀論語也，而不知一言為可用，則雖老猶未嘗讀論語。未讀論語是此等

論語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